

卷十之上

漁父

列禦寇

九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十



蘇包書局

肅齋林

希逸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
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
眉交白，披髮揄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
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
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
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
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

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擧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及走再拜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立也客曰嘻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

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盡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

暑不持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
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
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
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
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
事而事之謂之撓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導
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
之譏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
慝不擇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疵者外以亂入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

謂四患者好經天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
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
謂之狠人同於已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
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也

緇帷林名也揄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東選其理
以教人也行言者不告子貢子路而去行且言
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也挈船篙
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言也謂其
略言而未盡也卒相丘者言終以救助其也同
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理人人同得之也釋

吾之所有者言釋去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
以者條陳世人之所宜知也。擇放下不說也。經
條陳也。四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
其事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各各憂其所事。憂
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
奪也。徵賦不屬。今今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
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覲失序也。天子
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掇。非
已事而強爲之自攬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
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才也。析離它

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僞者譽其所不當
譽私爲欺詐也。敗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
也。毀譽出於私意爲姦而已矣。匿姦也以顏色
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已。故曰
兩容揣人息之所欲而潛引拔之長其惡也。此
險人也。八疵者言八者皆大疵病。君子不友者
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
亂邦也。好經大事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
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
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嘉於自

用言者也。狼狽戾而不受諫也。它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已，亦以爲不善，自矜諱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也。凡此皆子處人世所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以者，用以自檢點也。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立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避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爲尚逢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

避卡惡

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飾，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脩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陳蔡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之間，辨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際是非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節，誦明情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

子之爲此皆爲人而非爲己所以不免於四謗
若脩其身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
對則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
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不求
之於身而汲々於爲人是務外而不務內也

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容曰真者精誠之至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
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
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
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

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爲主飲
酒以樂爲主處喪以哀爲主事親以適爲主功成
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
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
之所爲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
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
恤於人不知貴真祿々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
子之早湛於人僞而晚聞大道也

不精不誠不能動人即至誠感神之意也強哭
強怒強親真慈真怒真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

內者神動於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迹者功成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問其禮與其易也寧戚也禮者支飾於外故曰世俗之所爲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拘於俗者不以非世俗之所好爲拘也恤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真以世俗之祿爲祿而甘爲流俗所化故曰祿之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但見其不足言足言常兼然也

湛於人僞溺於務外之學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葦間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擊音而後敢乘子路傍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侂禮夫子猶有倨傲之

容今漁父杖擊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
得無言大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
乎孔子伏軾而嘆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
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
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
入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
入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
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爲事道之則敗順之
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
有矣吾敢不敬乎

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在問其居也延
緣葦間以橈橫舟沿岸而去也此四字畫筆也
水波定舟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其敬畏
之也逆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者手揖曰拜也湛
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有時
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彼漁父若非至人豈
能使人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下人不精不得
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教於人庶幾可聞真實
之誨也此一句乃爲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
如此則無益於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

道之中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
自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篇
中猶有一二段漁父篇亦有好處盜跖篇比之
說劍又踈直矣據盜跖篇今謂宰相曰戰國之
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為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
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
四十卷即今行於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
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
傳者乎

莊子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
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餐
而五餐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
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
老而整其所患夫餐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
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
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
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

帝警人北面而立，敦杖履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蹠而走，暨乎門，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操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

奚方而及言在何處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

先饋其人，敬已不待買而饋之，和順

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中而未化也。解化也，形謀形容舉動也。成炁者，有炁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為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曰：老僧修行無力，為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整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

世之患也多餘之贏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餘而已贏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賣漿微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况爲君者身方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所患也効獻也瞽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守汝而爲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守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足之意蓋瞽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衆也敦杖

蹙之乎頤豎立其杖而拄之於頤也蹙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迎瞽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者言教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所爲何以至此也人之感動而悅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旣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

無謂即無益也。又充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著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上。虛則與太虛爲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爲之意也。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

九里澤。父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旣爲秋指之實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掙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道天之刑。

呻吟歌詠也。祇三年。恰三年也。河潤九里。以比喻其澤及人之廣也。以其餘資使其弟從墨者。而學之。緩爲儒而弟翟爲墨。學既不同。遂有辨

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而自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爲墨者。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而自殺。我之墳上松栢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或作垠。音浪。冢也。闔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視吾冢也。闔與胡皆何也。舉此舊事。莊子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爲使其弟學墨者我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其人之所得於天者爲應。彼之學墨而能墨者。是造物以其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使彼上

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翟也。夫人指緩也。以已爲有以異於人。謂以其學儒而澤及三族。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怨其父也。言天實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爲已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也。井泉出於自然者也。梓相爭扭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邪。其所見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自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看彼故使彼井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王而下四篇。安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知。而况得道者乎。

莊子之言每謂一層之上更有一層故以有道
有德為分別遁天遁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
物也此句責緩之徒也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
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
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
人也

所安者自然之理也所不安者人為也勿言難
者謂難於忘言也知道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為
徒矣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為猶有迹

也古人則絕乎天而不人矣之則也往也之天
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

朱評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
而無所用其巧

單殫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
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施也
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之故多兵
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為必即知其所
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之事而自

爲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之爭而自恃則必至於亡其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其冥乎無何有之鄉。

苞苴饋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蹇淺不足道之事。彼小夫者敝其精神以此爲習而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無形之妙豈可得耶。形虛即無形也。其所見若是則上下之字古今往來之宙且迷惑而不知。蓋爲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爲之地。甘美也。瞑睡也。以美睡喻安處也。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爲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

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知其實出於無

形言自無而有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太寧大安也。即無爲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句。汝爲之上。嘆其見小也。宋人有曹商者。爲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隘。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困窘織屨。言貧匱而自織屨也。槁項黃馘。言其老也。項槁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愈而被耳也。痊亦癰類也。癰痊在上。痔舐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鄙之言。其污辱不足貴也。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爲貞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爲畫。從事華辭。以支爲旨。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頤與。誤而可矣。今使

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
貞固足以幹事詩曰為邦之幹貞幹猶賢輔也
有瘳者言國之弊病可得而醫也圾危也殆亦
危也殆哉圾乎危之甚也畫綵色也物既加以
采色而又以羽飾之言其文飾之甚也華辭華
靡之言也以支為旨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
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知不信者自
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著乎此也宰
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為主宰也夫何足以上民
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夫子汝指哀公也言

謂彼有益於汝乎故曰彼宜汝歟願養也言汝
若以彼為賢而養之無益於汝必誤於汝誤而
可者猶言誤則有之也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
真實而學詐偽非所以教民也視教示之也若
為後世而慮不若已之休已也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
事齒之神者弗齒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
動與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
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民可以不治々若有心於治之則難治矣故曰

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之政也。布陳也。天布即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為士者必不肯與之為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而為齒列，而其曾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譬彼有為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此蓋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踞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與刑戮同也。訊鞠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化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刑一句，形下句也。離麗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且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懷而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胡且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熟。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之情，未易測。有良雖朴，愿而情實，求益利者，有曾中亦抱。

所長而外不似有能者不肖不似也有柔順懷
急而反達理者縵纏繞也有似堅剛而實軟弱
纏繞者詩云昔爲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縵纏繞指
也鈇急也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
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義若
熟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一句如此下
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故以遠而觀其
忠迨而親者易至於褻慢故以迨而觀其敬刺
煩劇者才易困故以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
者對答必遲故卒然問之觀其習期約之急易

至於失信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
苟得故委之以財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
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能昏
人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能惑人故
以雜處之而觀其自守徵者驗也以此九者而
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此一段議論甚正乃
借爲孔子之言可知莊子非不敬孔子也

王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
孰敢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
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

偃背曲也。僂腰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也。循牆而走不敢當王路而行謙也。世有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爲法。執法也。而夫者彼丈夫也。呂鉅驕矜之貞也。車上儻者言輕掀也。名諸父者驕其宗族呼叔伯之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

內視而敗矣。

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最爲親切。禪家所謂諺漏心。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爲德也。爲德而知其爲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爲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其有心於有心之中。而又有思前算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眼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々擾々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々不成也。

凶德有五。中德爲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

好也而叱匹尔其所不爲者也

凶德有五心耳目鼻口也中德心也言耳自鼻口之害不如在心之害故曰中德爲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叱訾也誚也以我之能而誚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大惠云切不得道我會他不會便是此意

窮有八極達有三必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人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知惠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

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肖達大命者隨達小命者遭

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達有三必言慊然不足者有時而必達美貌美也髯有鬚也房元齡云李緯好鬚髯是也長身長也大腰圍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敢志堅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比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緣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偃快隨倒隨起之意困畏有所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不如人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

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莊子矯元之論形有
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個蘊蓄也府藏蓄之
地也知惠一府也外通者以其知惠用於外而
求達也勇敢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
也以仁義求名心多憂責達生一府也達有生
之理必倜然自高達智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
必每事而消詳之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爲大在
已者爲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
已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失委
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

六府而末後命字紬繹爲兩句此亦文法也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
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
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
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
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
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
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齧粉夫
驕釋者驕矜而有孩拊莊子之意也緯織也蕭
蘆草也與編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爲貨也取

石鍛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豈微之有淺食無遺也。

或聘於莊子。子之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

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烏鳶而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及。

以不平々其平也。不平以不徵々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

萬物之理本平。我以不平之心而欲平其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々其平也。不平以不徵々其徵也。不徵々其徵也。唯為之使者言其莫之為。而以為或之使。

者則是以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已。明之不勝神，言人之有爲不能勝無爲也。愚者恃其私見而入於人爲，每乞求功於外，不亦悲乎。

莊子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110x
580
13
11